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二十　　宋　曹彥約　撰

雜著

許王導謝安

晉中興稱王謝王導爲土著者皆以不能恢復中原責之竊以爲過矣自典午不競以來士大夫慷慨立事志趣而才短否則清談高視浸不以世務介意有人焉如導安[illegible]之內焉得不賢然自王敦

桓溫之徒擾亂王室其來也如歸其去也如寄敦不病篤導不敢稱其死溫不病篤安不敢緩其篡江左之不亡幸耳乃欲責之擒劉曜梟石勒臨苻堅而轘姚萇無乃過耶按導以識量清遠之資識元帝於潛龍未用之時在洛陽則勸其歸藩鎮建業則勸其興復患難未除則討陳敏餘黨以振起之士論未歸則引名賢騎從以厭服之勠力王室不肯作楚囚對泣去非急之務行清靜之政罝諫鼓立謗木使晉氏偏有東南稱制者十有

一帝導身相三君毎見親任輔佐中興之功不可掩也
安神識沉敏風韻調暢漁弋山水而不以為邀禁錮終
身而不以為困一旦居公輔之寄任弼諧之責鎮以和
靜御以長算不存小察宏以大理戒秦任商鞅之弊沮
桓冲勤王之師身退廣陵志在東山安之出處本末指
不多屈論中興而數導安誠不為過然嘗怪導以得君
行志之秋委以大義滅親之事逆臣王敦近在門內不
以殺管蔡之例為比又從而縱臾之導之蹤跡不可以

縷數也敦之舉兵內向也專以劉隗刁協為名人徒知
隗協二子與敦不相好耳考其本末則導初相元帝親
近無二及劉隗用事漸見疎遠協崇上抑下為王氏所
嫉敦既作逆隗又請誅王氏導之切齒二子非特一日
則舉兵而誅隗協不可謂非導之意矣敦之錄尚書事
也召周顗戴淵問之畏其人望猶欲使為公輔顗嘗極
力救導導不知故敦三問於導而導皆不答欲殺顗而
濫及於淵久乃自悔則無罪而誅顗淵不可謂非導謀

矣温嶠陳敦逆狀敦深恨之移書于導以為太眞別來幾日已作如此等事明帝在東宫敦欲廢之問及百官聲色俱厲逆折姦謀惟温嶠一人耳導與嶠孰親于敦不聞有所正救設使無故而廢太子導得以辭其責哉此猶可也王彬王舒皆王氏之黨也彬嘗數敦之罪禍及門户導實在坐反欲使彬謝過王含王應既敗舒使人逆而沉之自刺史而累遷不過為會稽内史封爵且不及馬導之不樂於敦敗明矣奪祖逖之事權誰實為

望塵而拜溫也人或以為怯矣其以璧後置人而却溫也人或以為勇矣得撻書而不動聲色人或以為靜過戶限而不覺折屐人或以為躁大要仕進之心始于桓溫之辟召却敵之謀亦出于玄琰之嘗試挾恩威則易掣肘決勝敗則難肆志也王彪之之沮新宫也得其道矣安辭屈而猶或為之不可謂服義武帝之立精舍于殿內也失其道矣安坐視而不能止之不可謂守正然方之于導猶在可貸導之才實過于安而其事之著見

乃復若此士大夫適遭其逢固有幸不幸者苟不出于已私而以公道行之始可以論幸不幸矣

評羊祜杜預

晉武帝急意平吳乃用輕裘緩帶以道素自居之羊祜終祜之世竟不能以得吳順人情達天理識事機深哉武帝之為計也是時接鼎峙之後魯肅周瑜曹仁諸葛誕之徒餘習未遠又親有事于蜀鍾會鄧艾之徒以兵力取辦石城以南義不事晉襄陽以北義不事吳如是

而欲以兵力取之與人情衡決矣虗斯人以取天下自
有生民以來天理不與當事之幾未有甚于此時者祐
之聞命非他人之所與知也是以據險要而建五城帝
不以為專畧吳兒而還其家帝不以為異步闡之敗止
于左官而已寇畧戸口止于詔誥而已猶之可也身為
晋將出軍行過何至擅過吳境刈穀為糧已乃計其所
值償之以帛思有以結吳人之心而直為是不可及之
事祜號當世顏子人固賢矣于其中而加詳焉不可謂

人不悟表還張政之俘非昔者饋藥之意矣僞入孫歆之帳非昔者降鄧香之意矣祜之朝夕思慮豈一日而忘吳罷吳人之戍減警邏之卒墾田至八百餘頃積糧至十餘年之備雖有荀勖馮紞之辯口不足以屈其辭王衍王戎之宿憾不足以害其德天下之謀人未有善于祜者也預定律令則取其直評考課則取其簡為度支尚書立籍田復常平較鹽運制課調安邊重穀處軍國之要內以利國外以勝敵其人品不碌碌自是平吳

之手晉無羊祜預為獨步矣祜病而能舉之武帝信而
能用之預受命而卒能之終始十餘年立大功業不必
出于其手在此一舉關繫甚大非削平禍亂之常規也
按三國鼎峙而晉受魏禪未幾而平蜀又未幾而平吳
其平蜀也有後悔其取吳也有遠圖識事量力知武帝
非常主矣惜其見于外而不覩其內用祜于外而不暇
乎其內也祜之言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取吳之後當
勞聖慮知此則知用祜之不盡矣

評劉元海石勒苻堅

晋鹿不克羣戎競逐乘時崛起有天時人事足以爭衡中國得三人焉亦可謂不碌碌矣劉淵之起離石也好學承師覽史漢諸子議論宏遠恥一物不知其後復呼韓舊業假炎劉墜緒役鮮卑烏丸如使僕奴取蒲坂平陽如拉朽株不幸而死其子聰桀不足有為于天下石勒擒王浚走劉琨南據洛陽北據襄國遂降曹嶷取劉曜其商摧是非足以照鄙生子房得失其雌黃人物足

以定高光上下不特雅好文學考諸生經義而已僅免其身子弘弗克負荷屠其家于季龍之手苻堅最晚出懇懇勤勤尤在劉石之上廢職之可修修之絶世之可繼繼之農桑于是乎課學校于是乎立其用王景畧也似智其不族鮮卑也似仁若其取衛辰降慕容暉逖楊氏而制仇池擄張天錫而守姑臧奄長安而君之有中國文物之盛擁百萬之衆卒土潰而瓦解尚論古道之君子臨卷慷慨未甞不太息遺恨于三人也考論至此

竊意古者仁心仁政誠自有規模制度足以立萬世綱紀本數末度皆有以相副非徒以頤指氣使聳動天下而虛文少實所以夸示于人者不足以壽國脉而追前哲也今即三人之事而言之勒之治差劣于堅而淵之治又劣于勒然而愈可紀則愈不立粗有稱則粗有後著效之相反而論報之不倫豈天道高遠非人事之可及哉堅有兄法不得志于其母久矣堅之弑君本意自立乃欲詐遜其兄以服衆法雖不許猶不足以免其死

此其事親從兄之初固已不勝其僞在位二十七年安于忍而阻其兵既襲有羣雄殘民于鋒鏑之下乃欲免其渠魁以示姑息好名之證厥有端緒至于伐晉一事尤更昭著其語道安也則曰天生烝庶而立之君所以除煩去亂也其語太子也則曰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必皆暴也以區區新造之秦而有百萬不息之師內有好大喜功之心而外盜淵騫夷齊之行鮮卑羌仇布滿畿甸舊人族類斥遠遐方心迹之相違處分之乖謬轉

戰萬里而徼幸于一勝則堅之敗也理也非暫也勃事
伏利度則執利度讌王彌則斬王彌帝王浚而實襲王
浚其詭詐蹤跡亦不可縷數用陳逷則取其誣諸任季
龍則縱其殘虐方之于堅雖粗有磊磊落落之意而其
長策不立欲虛文不實以欺天下大率相似淵始事成
都王頴既而背之假以單于之名猶未足以厭服其心
乃速建大號于天下特戎略之傑者耳彼皆生長晉世
習熟于名公賢士之論知天下可以力取而不可以力

服惴惴然欲以信義之名結天下實非所好王景畧號稱賢佐猶不免拘拘政刑無一毫寛大意而況于陳元達張賔徐光之徒日有性命不虞之憂而望格其非心躋之于聖賢有天下之域不可得矣漢髙祖未定天下以關中為腹心以丞相府圖籍文書為政事以三軍縞素為基本已定天下則次律令申軍法定章程制禮儀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特見其迹者耳北匈奴和親之議不用臧宫馬武之筞交阯

二溪蠻比歲間作所用為將者必以馬援心迹相應昭不可掩載祀四百未為幸也項籍仁而敬人瞋目叱咤人馬辟易然起事而刺殷通有天下而逐義帝弑天下而使人怨不平周世宗斬樊愛能何徽軍聲大振取秦鳳平淮南力非不足而其功業所就不過如此論帝王子孫萬世之計者可以鑒矣

評漢食貨志

井田先王之治本後世得其一端而用之猶足以致治

舍此而皆末矣昔先王經界本意於斯民生養休息曷嘗有纎悉毫末不備謂斯民不可以不安於是有地著之法自六尺為步積而至於畝百為夫自一夫百一十畝積而至於九夫為井出入足以相友守望足以相助疾病足以相救七十以上者得所以養十歲以下者得所以成而安民之效著矣謂斯民不可以不富於是有種藝之法災害有當備之種田中無可栽之木環廬有桑菜茹有畦外有瓜瓠菓蓏之植內有鷄豚狗彘之畜

賊羣起然後知先王之法其所以深思熟慮厥有本末非後世所能髣髴也先王之立法於斯民之事不一而足也始而安之懼無以逸其老也中而富之懼無以樂其心也終而教之懼無以養其性也民安則國安民富則國富民知教則國祚長三者相待而行廢一不可後世李悝趙過耿壽昌之徒不暇更為長久計得其富民之說猶足以致目前之利自武帝以至王莽諄諄以富國為急求之於珍寶末作之間直以百姓為貨不知民

怨盗起使其國日趨於貧求富而失其富將焉用智今
觀李悝盡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萬井為本以
治田勤謹畆益三斗為率考社閭春秋之費稽疾病死
喪之用取上中下之熟而四分之或糶其三或糶其一
行之魏國魏國富強此非井田之法而實井田數邦用
知足否之遺意也趙過之代田也以一畆而為三甽以
二耜而為耦耕播種則於甽中而耨草則於壠上其田
器皆有便巧其受田皆有項數有能風與旱之功有常

過縵田之效用力少而得穀多頗有蓄積此非井田之法而實井田或耘或耔之遺意也耿壽昌之建議也漕穀四百萬斛省關東卒三萬餘人嘗試其說已有著效然後築倉于郡名曰常平穀賤則增價以利農穀貴則減價以便民國以之富民以之利此非井田之法而實井田斂出法均民食之遺意也其次則又有鼂錯知地不可以有遺利民不可以有餘力商人不可不賤農夫不可不尊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揆事而言猶

是下策惟其有禹湯先備之意貴五穀而賤珠玉亦能民不乏困天下安寧文景賜租之效常本於此使漢之文武吏能盡用賈誼董仲舒之策衣食足者使知有榮辱之分倉廩實者使知有禮節之好稅民不過什一使民不過三日倣近古之制立名田之限塞其兼并嚴其專殺漸仁摩義去井田不遠矣時方以富國為急其君有意富民已不多見而望其始安而終教之不可得也大抵食貨兩端雖古先聖王不能偏廢于天下然食者

人抵罪者必有以動賈誼之念而均輸鹽鐵等策將與誅匈奴招南粤巧詆深刻者並行于世不期然而然無足怪者以食為主不必言治而與治相偶以貨為主不必言亂而與亂相值上之人盡思其故乎欲富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倣井田之意而推行之此則班孟堅兩篇之意截然不相侵奪可以深考不然而日變成法使天下民趨於愁怨而不知悔而未知其所底止也

昌谷集卷二十二

宋　曹彥約　撰

雜著

玉璽本末

言傳國璽者多矣訖無定說原其所由則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見道聽塗說未免差誤傳記雜録易以湮没原註舊唐經籍志有紀僧真玉璽譜一卷姚察傳國璽十卷徐令言玉璽正録一卷而僧真姚察之書久不傳矣館閣書目中亦無徐令言正録而其說或亦謂之玉璽譜間見諸書唐章懷太子注後漢光

武紀已用其說今僅有蜀本朝士談一書乃前都官員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璽事頗詳最無依據士大夫所傳已無依據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說參於其間尤更牴牾原註令言信北齊書之說謂永和所得之璽即秦璽也與晉紀不同又謂侯景既敗侯子鑒盜其璽走江東懼追兵至投諸佛寺為棲霞寺僧永所得陳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獻陳亡璽傳於隋不獨晉非此璽而陳隋亦無此璽矣李石信晉陽秋之說謂晉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得璽於慕容永乃送建業不獨晉不得此璽而永之崛起亦無得璽之理語在永和璽注正史所載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紹聖間此璽再出士大夫以紙出之當職官手自摹之則其著見於天下者寡矣原註鄭望之秦璽跋云紹

聖四年初獻秦璽詔百官雜識視時先君為尚書郎乃請以紙出之遂得其真金石錄云咸陽所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將作監李誡誡手自摹印之遂傳於世然其璽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盡考也原註漢宣帝立玉寶璧祠于未央宮中劉原父以為受命寶和氏璧當是據崔浩而言崔浩漢書音義曰傳國璽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輿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飛上天矣則其璽當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藍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綠如藍則其璽當為綠玉石虎別傳曰武鄉長城縣韓强在長城西山巖石間得玄玉一方四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虎以為瑞則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漢魏晉所得之寶與白色綠色玄色並出之異然後辨史氏之差誤衆說之不根使後之君子有攷焉秦以

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秦獨天子稱璽原註出漢舊儀始皇作傳國璽使丞相李斯書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原註吳志孫破虜傳注引舊吳書之文如此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吳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為得朝士談云秦璽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為盤龍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是皆未見真璽者也攷正史及衆說未嘗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己兩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自晉傳隋亦不聞有背文面文之說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其背文不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意同而詞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漢高帝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降軹道旁封上

始皇帝璽原註出高帝紀後誅項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曰漢傳國璽原註出元后傳漢官儀以為子嬰上始皇璽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誅諸呂廢少帝嘗手貫皇帝璽原註出史記世家應劭注後文帝時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註出勃本傳昭帝時殿中有怪一夜羣臣皆驚霍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

秩二等後光廢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註竝光本傳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原註出王莽傳太平御覽載哀帝將崩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與人中常侍王閎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闥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不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跪授璽綬按漢書董賢王莽傳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謂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哀帝既崩莽白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賢印綬則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璽綬而王莽所白者董賢印綬也御覽本援引漢書而班固荀悅之書皆不載不知何書耶平帝既崩孺子嬰未即尊位

璽藏長樂宮王莽簒漢使安陽侯王舜請璽於元后后怒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名思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於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

而兄弟今族滅也原註出元后傳玉璽譜曰元后投之于地璽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載至吳書乃始見之也及漢兵誅莽莽帶璽綬避火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乃斬莽首幷璽與王憲憲得璽無所送妻莽後宮乘其車服越四日而李松鄧曄入長安斬憲送更始大司馬謝祿而璽歸更始矣赤眉殺更始於高陵立劉盆子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於宜陽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乃詔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乃祖宗之靈士

人之力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為父後者爵乃受傳國璽原註出光武紀靈帝既葬少帝在位獻帝未立宦者張讓段珪作亂刼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璽者奔散併失其璽讓珪等既誅二帝既還得六璽於閣上而傳國璽獨未得也董卓廢少帝獻帝自陳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東州郡起兵討卓卓迫帝都長安二年遂發掘洛陽諸陵破虜將軍孫堅以袁術之命入洛陽掃除漢宗廟平塞諸陵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

舉軍驚怪堅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方圓四寸紐盤五龍上一角缺原註此吳志孫破虜傳注引吳書之言也此璽元后投之於地舊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　明年堅死袁術將僭號拘堅夫人而奪之原註出山陽公載記術僭號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璽還許上之漢原註出朝士談與山陽公載記相表裏但載記節文見於吳志注與雜書未見全文恐亦出載記也而玉璽譜乃云袁紹有僭盜意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舉兵以向魏武魏武恐之紹敗得璽還漢恐不然也按堅為破虜將軍乃袁術之意堅死後術復表其兄子賁為豫州刺史策載母徙曲阿繼從袁術其不為袁紹所拘事理明甚　魏文帝將受漢禪遣使求璽綬於獻穆曹后

原註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璽原註出移后傳續漢書云天不祚此璽其義亦通按魏志賈逵傳魏太祖崩隱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軍從長安來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所宜問也是時魏未受禪所問者魏王璽綬耳非傳國璽綬也司馬師將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原註出魏畧自魏傳晉使太保鄭冲奉璽禪位其後平吳不過得金璽而已原註出晉書御覽引拾遺錄曰晉太康平吳孫皓送六金璽云無玉工故以金為印璽惠帝時

趙王倫簒位使義陽王威與黄門郎駱休逼惠帝奪璽綬倫敗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原註出威本傳懐帝永嘉五年歲在辛未王彌入洛陽執帝詣劉曜而傳國璽不可考矣原註晉書載永嘉末洛京不守璽為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氏璽入偽趙冉閔誅石氏璽又入閔及是四十二年而璽復歸于晉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不同北齊辛術傳云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且言二漢相傳至魏晉没於劉聰至穆帝永和中得之歴宋齊梁而没於侯景景敗得於郭元建而術以進焉按永和所得

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至隋猶在載於禮儀志者甚詳而所謂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寂無聞見則知晉史所載者為是而北史所載者為非也唐貞觀撰晉史其志書最為詳備不應有此璽而不録玉璽譜云璽屬石勒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朝士談云石季龍磨其隱起之文刻其旁為文曰天命石氏其說既不相同又云此題今不復存不知所見者為何璽不敢以為秦璽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粗有傳授亦謂之傳國璽今別條以永和璽名之馬端臨通考梁末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佩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按郭元建侯景之黨景敗以廣陵降王僧辯既而復降於北齊齊遣行臺辛術據廣陵傳國璽自五胡之亂没於劉石石氏敗璽復南歸于晉歷宋齊梁至侯景之敗

而璽遂北歸于高齊云後趙石虎得玄玉璽於武鄉之長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璽然其色玄也不知為何代之璽原註出石虎別傳按石虎即偽位在晉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璽之年不可考也武鄉乃上黨屬邑本朝初屬潞州後析為威勝軍秦苻堅為姚萇所執當晉孝武太元十年歲在乙酉距洛陽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萇求傳國璽於堅堅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璽已送晉不可得矣史不書其璽文又無送晉之事不知此為何璽原註出載記堅傳又六十一年歲在丙戌當後

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史不言其玉色工製與其方廣厚薄既曰魏受漢璽或者真傳國璽也不知魏晉之間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璽則傳國璽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後歷東西魏周齊隋唐而此璽未嘗見於史後魏承平甚久不知何從失之本朝紹聖四年歲在丁丑距太平真君

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陽縣民段義斸地得古玉
二五年正月永興軍以聞詔尚書禮部御史臺學士院
秘書省太常寺官講求定驗以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
等奏按所獻玉璽其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五盤紐間有小竅用以貫組
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紐五盤紐
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相合大小方圓無毫
髮差殊今考璽文為秦璽可知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

乃李斯小篆其文則刻而非隱起其字則飾以龍鳳鳥魚乃蟲魚鳥跡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華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而工作篆書之文巧者亦莫能彷彿非以後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詔旨得與討論黜諸家偽說而斷以正史所有玉璽委是漢以前傳國之寶

原註蔡京等黜諸家偽說而斷以正史其說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還就欺罔無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晉得此璽如今得秦璽也豈可謂之晉璽至於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斯乃秦璽而後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為後魏之璽以既壽永昌為秦璽

其為面謾也甚矣部武後録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吉
夏日雨後村中立門足陷得玉璽一方四寸篆文如鳳
鳥之狀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按璽記云秦始得卞氏
玉刻以為璽元后取璽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唯
記云色黃此青蒼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
昌則無之有司奏上廷議以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
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詔令禮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聞四月丙戌
禮部太常寺言按國朝會要元日五月朔冬至並行大
朝會儀乞以禮祇受羣臣稱賀從之命宰臣章惇書寫
玉檢詔詞臣撰樂章付太常寺應奉朝會之用丁酉詔
傳國寶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五月戊申朔行

朝會禮已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謝景靈宫戊午宴
于紫宸殿丙寅詔以紹聖五年六月朔為元符元年原註
出泰陵寶錄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寶為八寶之一其方
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為文大觀元年十一
月詔八寶初成可於正月二十三日後用之尚書省言
受命寶非常用之器唯封禪則用之則大觀以後本朝
有綠白二璽矣原註出會要謹按御製八寶記云受命寶其玉藍田其制秦也不可以傳示將
來貽訓後世方參稽憲度自我作古有以寶玉獻者色
如截肪氣如吐虹温潤而澤其聲清越有以古篆進者

龍蟠鳳翥魚躍鳥飛奇耦相生縱橫得所有以善工進者雕琢衆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縷不見其迹四者畢備於是揭而璽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蔡絛云得秦璽而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自有璽後考驗甚詳上猶獨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舊說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檢者此又絛之鑒也但古今所見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蓋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璽者不知其何時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秦璽不同原註北齊辛術傳以其文為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誤也已於秦璽辨之後世以為傳國璽易與秦璽相亂今故以永和名之謂其以永

和至晉而名始著也其制度精密非當時僭偽所能辨

原註晉陽秋云鳥篆隱起巧麗驚絕與傳國璽不同隋志云螭獸紐上交五盤螭鳥篆隱起

自洛京失守南北紛爭假託天命者皆欲得此璽變詐百出無所不至

原註晉載記冉閔弑石祗僭大號遣其使人常瑋聘慕容儁儁使記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援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瑋曰平冦之日在鄴者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載記又曰冉閔既敗慕容儁欲神其事詐言歷運在已閔妻得璽以獻號曰奉璽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璽又玉璽譜云元帝渡江後數世無玉璽北人皆曰司馬家兒是白版天子或謂元帝大興三年慕容廆嘗送玉璽三紐不知彼乃守文氏所得之璽非中國之璽也

晉永和雖得之而所以得之

者非正道也原註載記又言冉閔被執其子智尚幼蔣幹遣詹事劉猗奉表歸順濮陽太守戴施應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歸以告幹猶豫不決施因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當遣單使馳告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道當遣重兵相援幹信之乃出璽付融融使賫璽馳還或謂何融以賞得之或謂戴施取之以計乃使何融馳還或謂冉智以璽付之非蔣幹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謀取之冉智年幼聽命於蔣幹不足深辨晉陽秋云雍州璽者晉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龜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詳厥始此則誤也八字載於永和八年晉紀不可泯沒慕容永崛起小醜草創簡陋尋為慕容垂所殺安得更自制璽先是慕容儁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

謂六璽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璽耳原註已上並雜出晉書載記按天子有六璽曰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所用不同應劭漢官儀及諸史皆詳言之與傳國璽並行於世自永嘉以後每言傳國六璽則是六璽不皆在與傳國璽合為六耳前涼録載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中得一玉璽鈕紐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後周書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必永嘉以後之所失者也至唐貞元二年神策將溫嘉順猶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寶亦可見矣趙封送璽于勒止有一璽於此可見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鑒冉閔相繼篡立閔為慕容恪所執其子智守鄴尚幼因其臣蔣幹以璽獻於晉原註燕書曰元璽六年蔣

幹遣太子詹事劉猗賫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璽行數里天黃霧四塞不得進易取行璽始得去此事虛誕全不可信

永和八年璽至建業百寮畢賀原註出晉穆帝紀自晉傳宋宋元凶劭作亂而敗不見傳國璽問劭乃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興宗為侍中每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拜陵嘗使負璽陪乘宋末謝朏為侍中領秘書監齊高帝將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朏曰我無

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登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原註並出宋書自齊傳梁至簡文帝為侯景所篡景敗其璽不知所向北齊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得其八璽獻於文宣文宣以告太廟而此璽居其一也原註辛術傳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推原所自以為永和中載僧施所得者使督護何融送建業歷宋齊梁至侯景景敗侍中趙思齊以璽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術而術以進焉其璽文與晉紀不同疑術傳誤也若以為晉永和自是一璽而辛術自是一璽特術傳引用之誤亦是一說但永和璽後

來却有傳授而辛術璽所謂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者齊陳之際畧無所傳知其誤也又文宣紀載所獻八璽而術傳只載傳國璽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璽也先是齊受東魏禪因嘗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璽綬而魏宗室元暉業罵之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事見魏景穆十二王傳則知當時之璽不一而足八璽之中亦必有所謂六璽北齊河清中著令定制者特宋齊所傳非西晉之舊也

自六璽之外止有傳國一璽白玉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乃是物也原註隋志載北齊璽自傳國璽六璽之外止有木印則辛術元韶所進之璽已不能全矣北齊西魏皆併於後周始與神璽並行於世原註西魏大統三年槐里獲神璽大赦不言其文也獨隋志言神璽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天

傳國璽明受之運則神璽之文亦有闕乎天命者矣開皇三年詔以傳國璽為受命璽原註出隋文帝紀朝士談云開皇九年平江南得真傳國璽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璽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璽失於晉永嘉而稍見於後魏太平真君之時永和璽復歸於晉而隋已得之於後周矣陳安得有真傳國璽哉謂陳有梁敬帝近代受禪之璽猶之可也況西魏北齊已先有神璽之名非開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璽沒於宇文化及化及敗為竇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東夏建德右僕射裴矩奉八璽以獻而受命璽寔在其中原註化及之事雖出於朝士談而正史不全載然新舊史於建德傳皆云裴矩奉傳國八璽來降則煬帝失之於化及化及失之於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璽以封禪

禮神即其舊也原註新唐志載神璽受命璽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璽而已是謂八璽乃言有傳國璽及八璽豈通傳國而為九耶志言八璽甚備而傳國璽獨無所言是誤以受命傳國為二璽矣當云合傳國為八可也太宗貞觀十六年復刻受命璽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復自別於傳國璽矣武后長壽二年嘗改璽為寶中宗神龍元年又改寶為璽原註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紀不載特於長壽二年九月乙未書作七寶而已元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而傳國之名猶不廢也原註肅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則知雖改為承天大寶而舊名不廢也五代亂離後其

璽不復存矣原註蔡絛國史後補云國初創業艱難諸寶多階石為之元豐中始詔依古作六璽有玉而未成也會要云唐末六璽亡失國朝鑄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詔以天下合同之印為天下合同之寶御前之印為御前之寶書詔之印為書詔之寶鑄以金是玉璽不傳於本朝也

受命寶者其初當出於傳國二璽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禪遂有東西二魏之寶其名不一而所謂傳國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乃永和璽也其傳最遠開皇三年始表異而出之名曰受命璽而受命之

名立矣隋傳之唐而太宗不以為受命璽也貞觀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璽以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際各有是璽而其文則異本朝繼五代之後二璽皆不復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詔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註會要誤以膺字為應字而長編不載旁見於宏詞類編者乃作膺字雖不足據然累聖皆作恭膺天命之寶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詳定封禪儀請以玉牒玉冊並刻字填金聯

以金塗銀繩緘以玉匱置石碱中封匱以金泥和粉乳香為之印以受命寶寶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則是真宗朝嘗兩作之矣原註會要云請依舊制別造玉寶文同受命寶則是八字皆同而長編止載恭膺天命之寶六字蓋節文也是時又作天下同文之寶鑄以金以封石碱會要雖云封匱封碱之寶而不言別作則又畧也乾興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禮儀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寶并緣寶法物請下文思院少府監從之天聖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詔以宮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寶則是仁宗初年亦兩作之也嘉

之原註以上並出會要即是以觀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寶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矣但前乎真宗則有太祖太宗之世後乎真宗則神宗居英哲之間而受命寶亦不作豈作輟亦隨時耶將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璽紹聖五年四月詔作傳國璽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是哲宗有兩受命寶而秦璽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寶因秦璽之舊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為文則徽宗之受命寶不復用恭膺天命之舊矣既作受命寶又作

鎮國寶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寶大觀元年八寶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詔以來年正月二十三日後用之原註鎮國受命本是二寶而會要乃載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受命寶守之上添鎮國二字則當與鎮國寶相亂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詔八寶之名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則是受命之寶未嘗加鎮國字也會要何為並載耶今皆不存矣原註朱丞相秀水閒居錄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寶悉為金人刼取矣但八寶既失而鎮國寶獨存其文所謂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者則又朱丞相誤也鎮國寶文九字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而範圍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謂之定命寶乃朱丞相維揚所見者也合定命寶言之謂之九寶靖康八寶皆失而定命寶獨在蔡絛國史後補載九寶甚詳與御製八寶記及會要諸書可相表

裏當以條說為正

予討論玉璽本末有所謂雲麓漫抄者乃趙原註彥衛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見疑猶有遺論也討論粗定乃於親戚間見之顧其說微有差誤不足取信且如秦璽之為玉或云和氏或云藍田要當指一物為証今云秦得和氏所獻玉命李斯篆書詔工人孫壽用藍田玉作何也獻帝初雖失璽後復孫堅得之再入袁術而徐璆以上於許令云獻帝出奔則失之何也曹操雖不受漢禪而子丕實受之刻玉璽之側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雖真偽未可知未嘗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應操為丞相時先取其璽何也晉元帝渡江數世無玉璽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譏其後永和得璽君臣相慶今云三國鼎立時有假版天子之語何也秦以前為方寸璽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璽今云方圍四寸其為偽無疑何也如此等類不可勝舉姑舉其槩以自志焉

乾隆御覽之寶